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人是教育的对象

——教育人类学初探

上卷

[俄] 康·德·乌申斯基 著

郑文樾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人是教育的对象

REN SHI JIAOYU DE DUIXIANG

——教育人类学初探

上 卷

[俄] 康·德·乌申斯基 著

郑文樾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是教育的对象. 上卷/ (俄) 乌申斯基著;
郑文樾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ISBN 978-7-107-17466-7

I. 人…

II. ①乌…②郑…

III. 教育人类学

IV. G40-0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759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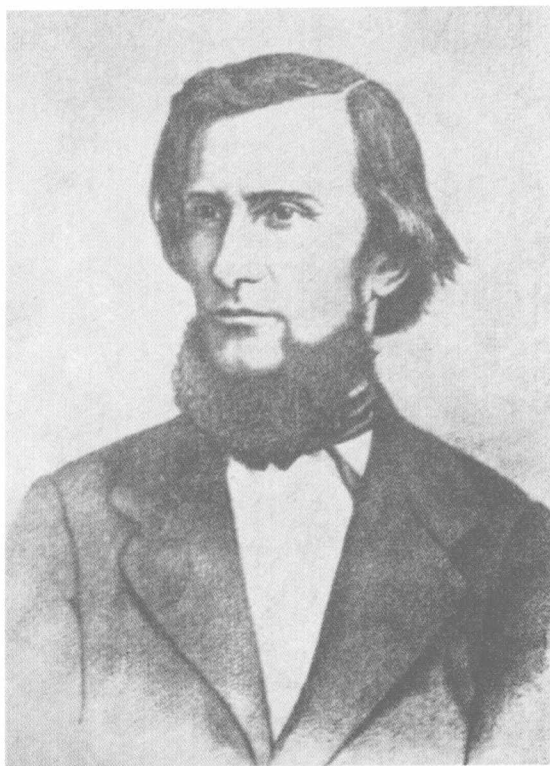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8 月第 2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19.875 插页: 1

字数: 490 千字 印数: 3 001~6 000 册

ISBN 978-7-107-17466-7 定价: 36.00 元
G·10556



乌申斯基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Ушинский, 1824 — 1871)



групп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Смоль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месте с инспектором классов К. Д. Ушинским (в первом ряду крайний справа).
 В третьем ряду слева направо: третий с краю — Д. Н. Монастырский, четвертый — Д. Д. Семенов, шестой — Н. Н. Пугачевская и
 седьмой — О. Н. Маллер

乌申斯基（第一排右一）与斯摩尔尼女子学院教师合影

◆ 本书是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的一部重要的教育巨著，也是 19 世纪条件下一部最好的教育心理学著作。乌申斯基认为，要正确进行教育，就必须正确了解教育对象，要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研究社会对人的影响。本书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过程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作者依据当时的科学成就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教学—教育过程中心理现象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特别是对耐心、惊奇和疑惑等心灵—内心感知，对性格的培养以及劳动作用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揭示了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性，为教学—教育工作提供了心理学和生理学根据。本书分为生理篇和心理篇两大部分，上卷包括生理篇、心理篇之意识；下卷包括心理篇之感知和意志。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再版说明

在人类数千年的教育史上产生过无数鸿篇巨制，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许多教育家、思想家、理论家和实践家，通过对人类教育所进行的长期艰辛的探索和严密的思考、审慎的研究，撰写了不少对人类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伟大著作。即使人类历史进入了 21 世纪，这些著作仍然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

本着“服务教育、繁荣学术、积累文化”的宗旨，在原社长兼总编辑叶立群倡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从这些著作中精选了对世界和中国教育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汇编成《外国教育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共 38 种 44 本，自 1984 年陆续出版以来，受到教育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好评，一经问世即已售罄。为满足读者尤其是高等院校教育专业师生教学与研究的迫切需要，我社 2001 年曾从这套丛书中选择了部分书目进行重印，以解燃眉之急。现在，我社决定全面再版这套丛书，在文字和技术上进一步做了编辑工作。热忱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以使之更臻完善。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2 月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

乌申斯基其人其书

19世纪中叶的俄国，在生产力和农民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涌现了一大批进步的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和教育家。乌申斯基就是当时俄国的最杰出的教育家。他被誉为“俄国教师的教师”、俄国国民学校和教育科学的奠基人。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对俄国的学校和教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教育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对世界不同地区教育文献中所选一百种出版物的综合调查，乌申斯基被认为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国最杰出的二十位教育家之一。^①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乌申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Ушинский, 1824. 2. 19(3. 2)—1870. 12. 22(1871. 1. 3))^②出生在图拉市一个地主的家庭。他的父亲参加过1812年的卫国战争，思想进步，早在俄国农奴制废除以前，他就解放了自己庄园里仅有的三十名农奴。

乌申斯基在谢维尔诺夫戈罗德城附近他父亲的庄园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在那里受完了中等教育。1840~1844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聆听了著名教授格拉诺夫斯基和列德金等人的讲课，对哲学、文学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出众的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展望》1984年（总第49期）中文版第1期。

② 括弧外是俄历，括弧内是公历。下同。

才华和优异的成绩博得了校方的赞赏。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应聘为雅罗斯拉夫高等法政学校的代理教授。

1848年，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此时俄国国内的农奴制危机也日益加深。沙皇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竭力镇压革命运动和遏制进步思想的传播，把大学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要求大学教师必须将讲稿预先送审。乌申斯基是一位杰出的进步教师，他拒绝了政府的无理要求。他坚决主张科学应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号召大学生研究俄国人民的生活和需要。他的观点充满着民主主义精神，因而他在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反动当局的心目中成了一名“危险分子”，当局决定对他实行监视。1849年末，上司视察了乌申斯基执教的高等法政学校，接着就解聘了他的教授职务。从1850年起，乌申斯基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工作岗位，到内务部外事办公厅任科长助理，并在《现代人》和《读者文库》两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发表了一些译自英文的译作和外国杂志曾经转载过的论文和评论。

1854年下半年，乌申斯基来到加特钦纳孤儿院工作。这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学校，有一千余名学生。乌申斯基起初担任教师工作，以后被任命为该院的学监。培育新一代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乌申斯基，他的教育才干在实践中显露锋芒。在短短的几年中，他成了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理论家，发表了《论教育书刊的效益》、《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和《学校的三个要素》等论文。1859年，乌申斯基又被任命为彼得堡斯摩尔尼学院的学监。这是一所专为贵族女子设立的半修道院式的寄宿学校，按照E.沃多沃卓夫的意见，在这所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不是人，而是女修道士”。乌申斯基到任后，不顾校长和部分教师的反对，果断地改革了学校的生活制度和教学措施，吸收了一些进步的教师。此外还增设了两年制的师范班，为俄国女子师范学校奠定了基础，乌申基本人也因此成了女子教育方面的出色的活动家。与此同时，乌申斯基还受命编辑《教

育部公报》，并且在公报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如《劳动在心理和教育上的作用》、《祖国语言》和《师范学堂草案》等。

正当乌申斯基在教育活动中取得卓越成绩之际，更为严重的灾祸落到了他的头上。斯摩尔尼学院的校长、神甫以及一些被乌申斯基解聘的反动教师联合起来写匿名信，诬告乌申斯基，说他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指控他宣传无神论和信仰自由。就在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1862年他被政府解除了学监的职务，政府并以考察外国女子教育状况和编写教育学教科书的名义，把他遣送到国外。在1862~1867年侨居国外期间，乌申斯基研究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办学经验，为俄国小学编写了《祖国语言》以及使用这些教材的《教学指导书》，撰写了不朽的教育巨著《人是教育的对象》的前两卷，并为第三卷准备了材料。

1867年，乌申斯基回国后，由于反动势力的日益猖獗和病魔缠身，他已经不可能继续在学校和国民教育机构直接从事教育工作，于是他便致力于编写供孩子们和教师们使用的书籍。

1870年12月22日(1871.1.3)，年仅47岁的乌申斯基病逝于敖德萨，他实现了他青春时期的理想，“尽量为祖国谋求更多的福利，——这是我终身唯一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

乌申斯基的一生虽然是短促的，但是他却以自己的心血凝结了一份极其丰富而又极其宝贵的遗产。1945年8月，苏联人民委员会为了纪念乌申斯基逝世75周年，决定出版乌申斯基教育著作全集。按原定计划，拟出版10卷，在1948~1952年这段时期，实际上已出版了11卷。这是到现在为止出版的唯一完整的乌申斯基教育著作全集。其中第一卷收入了乌申斯基的早期(1846—1856)著

^① 转引自：康斯坦丁诺夫等编、李子卓等译的《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68页。

作；第二、三卷收入了乌申斯基 19 世纪 60 年代所写的有关俄国学校和教育学发展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论文；第四、五、六、七卷收入了乌申斯基编写的教科书及其教学指南等；第八、九两卷是乌申斯基的最重要的著作《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二卷；第十卷收集了乌申斯基为撰写《人是教育的对象》一书第三卷准备的材料；第十一卷收集了乌申斯基本人的回忆、日记、通信，以及一些研究资料。

我们现在出版的乌申斯基教育著作，是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出版的《乌申斯基全集》编译而成。全书共分三集，第一、二集为乌申斯基的主要教育著作《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①；第三集《乌申斯基教育文选》收入了乌申斯基有关教育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如《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劳动在心理和教育上的作用》、《论教育书刊的效益》、《关于在首都开设职业学校的必要性》以及关于一些具体的教学方面的论述等。这些著作是乌申斯基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产物，也是世界教育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但在我国除了《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卷）一书曾于 1959 年由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外，其余均未翻译或系统翻译过，因而鲜为人知。为了适应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使教育工作者比较系统地了解和研究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我们特编译出版此书。限于水平，有错误和欠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二

乌申斯基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度发生深刻危机、社会民主运动不

^① 乌申斯基生前曾计划撰写《人是教育的对象》一书，共三卷。第一二卷于乌氏在世时均已撰写完毕，并相继出版。但由于作者过早辞世，他仅为撰写第三卷准备了材料。这次我们翻译出版的《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二卷包括了乌氏已撰写成文并已出版的此书的全部。

断高涨的时期。当时在社会改革（包括教育改革）问题上出现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西欧派主张按照西欧的方式来改革俄国的社会，而斯拉夫派则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号，主张保持俄国的古老传统。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的乌申斯基，自然也卷入了这场争论，他提出了“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原则，并以此作为他的教育理论的指导思想之一。

与西欧派的观点不同，乌申斯基认为，教育是由人民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并且是跟其他一些社会力量一起发生作用的，每一个民族的公共教育在成为国家和民族生活因素之一以后，便按照自己的特殊道路前进。因此，不应当脱离本民族的特点来虚构一种教育制度，或者从其他民族那里去抄袭教育制度。他强调指出，抄袭其他民族的教育制度是不可能的。他也不同意斯拉夫派的观点，他并不排斥学习外国的好经验的必要性。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千万不要认为人类伟大的启蒙者的存在与俄国无关，而我们应该一切重新开始。”^①众所周知，乌申斯基本人就曾经有分析、有批判地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等教育家的进步教育思想中吸收了大量的养料。

按照乌申斯基的意见，民族性是由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和它必须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特点。它是“国家历史生活的唯一源泉”，^②因而也是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基础。他说：“一个没有民族性的民族，就等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它只能屈从于衰败的规律，只能消亡在另一些保存着自己的独特性的肉体之中。”^③一种教育如果不是根据民族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它就不可能成为“民族发展历史过程中有生命力的工具。”^④他要求“教育始终

① 转引自：JL. 姆尔曼诺夫：《伟大的俄国教育家和他的评论者》，载 1937 年 4 月 10 日《真理报》。

②③④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第八章。

要从这个丰富而纯洁的源泉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① 要按照本民族的特点建立自己所特有的国民教育制度，确定自己的特殊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特殊手段。他在考察和分析了西欧一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后得出结论说：“一切民族共同的国民教育制度，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是不存在的，德国的教育学不过是德国的教育理论。”^② 不能按照外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人，无论这制度有多严整和周密。乌申斯基所强调的教育的民族性原则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三

乌申斯基的巨大历史功绩是他运用当时的科学成就，充分论证了教育学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基础。

1860年，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哲学论文《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这是当年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哲学宣言，它阐述了人本主义唯物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乌申斯基的教育巨著《人是教育的对象》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十分相近。首先，他强调，要正确地进行教育，就必须正确了解教育的对象，必须认识作为教育对象的人，他写道：“如果教育学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它就必须首先也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③ 乌申斯基所说的“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就是要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研究社会环境、时代精神、时代文化以及先进的社会理想对人的影响，他说：“一个教育者应当力求了解人，了解他实际上是什么样，了解他的一切弱点和伟大之处，他的一切日常琐细的需要以及他的一切伟大的精神上的要求。”^④

乌申斯基在《人是教育的对象》一书中，对人的生理过程作了

①②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第八章。

③④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卷，“序言”。（第一卷即上卷，下同）

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他有可能科学地对待心理学和教育学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教学论上的许多问题。

乌申斯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观点：事实是科学的基础，是科学的出发点。他认为“事实”存在于我们之外，而且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实”是“独立的”、“互相联系的”，它们由于“内在的规律”而永恒地发展着和运动着。乌申斯基把“事实”看做人的认识客体，他写道：“现在只有这样一种哲学是可能的：它把科学的世界观建筑在由心理自我观察而获得的事实基础上，同时也建筑在由观察那个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而获得的事实基础上……一个思想家，无论他是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出发，还是从孔德的那个似乎把心理现象的存在本身也忘记了的实证哲学出发，他都会同样远离现实的知识，会堕入幻想结构的世界。”^①他还认为，这些“事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永远发展着的，而发展本身又是前进性的。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学识渊博的乌申斯基撰写了《人是教育的对象》中的生理篇和心理篇，他花费巨大的精力考察了当时人类已经取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对人的复杂生理—心理过程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从中揭示出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性，并在此基础上为教育学奠定了科学论据，提出以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科学规律为依据的教育—教学方面的建议。

例如，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神经系统是人的这种认识活动的物质条件，而了解这个神经系统（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和功能，对掌握学校教育—教学规律以及有效地组织教育—教学过程都有巨大的意义，所以，乌申斯基在生理篇中详细地叙述了神经系统生理学，讲到了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和大脑的构造，详细地解释了反射运动、形成习惯和熟巧的生理基础、神经系统和记忆、神经系统对想象、情感和

^①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二卷，俄文版第15页。（第二卷即下卷，下同）

意志的影响等这些与教育—教学过程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乌申斯基依据当时的科学成就作出结论：可以通过练习来形成新的反射，也可以通过练习去破坏天然的或后天形成的反射，但破坏已有的反射比形成新的反射要困难得多，因此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坏习惯的形成。乌申斯基写道：“任何一种习惯行为都是反射行为，行为的习惯性有多深，它的反射性也就有多大”；^①“习惯和熟巧是掌握了的反射”；^②“良好的习惯是一个人存入他的神经系统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会不断地增长，而一个人毕生就可以享用它的‘利息’”；“坏习惯在同样程度上则是一笔道德上偿不清的债务，这笔债务能以不断增长的利息折磨人，使他最好的创举一无成效，并把他引导到道德破产的地步。”^③

熟巧是掌握了的反射。乌申斯基认为，教师应注意在学生身上培养熟巧，并把它与发展学生的智力联系起来，他写道：“熟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人自由，并能为他开辟继续前进的道路。”^④如果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只注意发展学生的智力，而忽视熟巧的形成，那么智力发展本身也就会失去它有力的支柱。

关于记忆，乌申斯基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在仔细考察神经系统如何参与人们的记忆行为之后指出：参与活动的器官越多，接受的印象就越深刻，形成的记忆也就越深刻和完整。因此，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多地调动学生的各种神经器官参加活动，这样学生的记忆就会更深刻，所获得的知识也会更全面、更牢固。智力的发展是在记忆的范围之中并且是依靠记忆进行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的能力，那么他在心理方面就会比低等动物还要低级。乌申斯基肯定地说：“可以毫不牵强附会地说，教师与之打

①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卷，第12章第20节。

② 同上书，第13章标题。

③④ 同上书，第15章第3、8节。

交道的只不过是学生的记忆，而教育影响的全部可能性都建立在记忆能力的基础上。”^①人的记忆能力随着人的活动的扩大而发展。各种不同年龄的人的记忆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乌申斯基对教师应如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去发展和巩固儿童的记忆及防止遗忘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乌申斯基认为，教师的教育技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是否善于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注意，而教师也有责任培养学生良好的注意。他生动地把注意比喻为了解人的精神结构的“风雨表”：一个人对什么最感兴趣，他就对什么最注意。仔细观察一个人特别注意什么事物，就可以判断他的精神结构。观察学生的注意是认识学生精神世界的手段，但教师的责任不只是限于通过学生的注意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在教学—教育过程中使学生的注意力沿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前面已经说过，乌申斯基认为，教学—教育过程实质上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认识过程。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认识过程。当然，他并不是一般地阐述认识过程，而是从教育过程的角度来阐述认识过程及其规律的。他在阐述概念的形成、判断、推理、时间、空间、归纳和演绎等问题时，广征博引，涉及了古代和当代的许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论断，分析了各家理论中的正确和谬误之处，进而提出他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虽然总的说来，乌申斯基并未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对认识过程的阐述也并非辩证唯物主义的，但由于他尊重科学和事实，在许多问题上他已达到了科学的认识论的高度。他的许多见解对教师如何指导学生的认识过程以及如何形成他们的情感和性格，迄今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例如，乌申斯基高度评价归纳法在人类认识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如果说人作出了一切能使人的生活有别于动物生活

^①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第26章第19节。